

喜欢陶瓷,是喜欢它那种浴火重生的品格。一坨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泥土,经过匠人们的拿捏、摔打、精雕细刻,放入几千度的窑中旺烧,就可以把泥土塑造成精美的瓷器,实在是一件妙趣横生的事情。

三十多年前,我刚结婚不久,在老家西大街,一个很不起眼的门市部,淘到一套陶瓷餐具。这套餐具,装在一个竹筐里,每一件之间,用稻草隔开,相同的碗碟,用草绳捆在一起,满满的一筐。除碗、盘子、碟子、汤匙外,还有一个更大的椭圆形鱼盘和一个大汤碗。每一件餐具的底部,都印有“中国醴陵 MADEINLILIN---- CHINA”的中英文字样红颜色的字。用手抚摸餐具时,瓷质厚实、圆润。每件瓷具都镶有金边,并绘有祥云图案。祥云之间,写着“万事如意”的隶书字样。说实在的,喜欢这套餐具,一来是喜欢它瓷质的骨感,沉甸甸的,掂摸中,仍能感到大火历练后的凝重,是那么的殷实、可靠;另一个重要原因是,“万事如意”的寓意。当时,我大学毕业不久,刚分配工作、结婚。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,能找到工作,并很快娶妻成家,就很知足了。这也算一个过日子人的本分。人,只有守着本分生活,才能过成如意的日子。三十多年里,这套餐具,就一直跟随着我的小家。等到女儿在西安成家,我便把这套餐具珍藏在几十年的老餐具,与古长安更匹配,也更有古意。

万般事物,喜欢就好,世上并没有什么绝对好的东西。我喜欢那种豆绿色的瓷器,青青绿绿的,看起来,很沉稳,一点也不浮躁。这种偏爱,要缘于我小的时候,在奶奶家吃饭时,奶奶总是把拍好的黄瓜,调好放在一个很小的豆绿色的小碟里。爷爷就是夹着豆绿色碟子里的黄瓜,抿着小酒,有滋有味。多年间,仿佛那豆绿色的碟子,就是一种味道,

◇茶余酒后

常常活灵活现。有一年,在山西文博会上,走进陶瓷展区,看到商家在卖这种豆绿色的碟子,我便放慢脚步,驻足观赏时,把一个豆绿色的小碟子,捏在手中抚摸、打量,的确是温润、安详。碟子大小与奶奶家的差不多,只是展会上的碟子,圆周上有了起伏不断的波纹边,碟子中间,烧制出了暗凸起的花形,像牡丹,若隐若现的。瓷色,仍是豆绿色,未着它色。细细一品,更增加了它的隽永、秀美和内敛。这些豆绿色的小碟子,又勾起了我在奶奶家生活的童年时代,又想起了那一碟黄瓜的味道。经一番讨价还价后,我让摊主,把展柜上的豆绿色小碟,都取来,点数后,便全都买了下来。从展会上买回这些豆绿色的小碟后,洗净,码在一起。一日三餐里,我把炸好的花生、黄瓜丝、豆腐丝、肉,放在这些豆绿色的小碟中,就算是一些佐餐的小菜,围在餐桌的转盘上。看一眼,都是那么精致、典雅,有过日子的气象。至今,这些豆绿色的小碟子,还整齐地码在我老家餐柜中。碟子边上那些祥云一般的波纹,碟子中隐约的牡丹图案,透着生活里的美好,让人难以割舍。

有意义的才值得珍藏,淘到的瓷,都是有故事的。两年前,我们一家人,来到了陕西铜川市的陈

陶瓷

□李峰

炉古镇。陈炉古镇,是耀州窑国内唯一遗存的“炉火千年不绝”的烧造基地,烧制陶瓷的历史可上溯到1400年前的北周时期。是著名的耀州窑青瓷的发祥地。穿过“罐罐垒墙,瓷片铺地”的陈炉古镇,来到了一个陶艺展示厅。那里,陈列着耀州四宝——倒流壶、良心壶、凤鸣壶、公道杯。还有瓷坊传承人现场讲解。这些当然都是耀州窑中的精品,价格也还不贵。但我还是不为它们的实用性所动心,倒是两个耀州瓷的生肖兔,吸引了我。也许是我属兔的原因,对兔子造型的东西,都格外上心。取一个,放在手心中观赏,圆润的兔身,抚之,有顺滑的感觉,体现了兔子顺从、温和的品格。设计者着力表现出兔子两个耳朵竖起来的特性。刻画兔子的眼睛时,只是轻轻地点了两个很小又若隐若现的两个圆点,兔子的善良、纯朴,便呈现出来了。在两个耀州瓷兔,和一个属兔之人,心灵有瞬间感应时,我买下了这两个耀州瓷兔子。以后,想到这次耀州之行时,那些名瓷、名炉、名窑,可能我都记不清了,但那两只耀州瓷小兔子,会常常让我想起在陈炉古镇抚摸它们时的情景。那一定是对善良、朴实的一种由衷的崇敬。用陶瓷装点生活,日子就会越来越有情有

义。陶瓷制品,不仅有它的实用性,更有一种强烈的装饰性。从古陶上的鱼纹,到瓷板画上的抽象艺术,陶艺之美,总是那么让我心旷神怡。在平常的日子里,我更钟情于一种“遇见”,我相信那是缘,是一段尘缘。一次,洗完碗筷,我把一个小碟子,单独放在了一边,并对家人说:这个碟子,以后就不用盛菜了,另有它用。家人们听了很不懂,不知我要它做什么。之后,我找到那年在泾阳茯茶古镇,买的几个茶饼托,取出其中一个,把那个碟子卡了上去。那个碟子,是件白瓷制品,大小有六寸左右,圆圆的瓷盘里,绘着江南水乡的图案,简简单单的几笔,勾勒出水乡建筑的房檐,空白之处,你可以想象成一片水,那些白墙灰瓦的建筑,你也可以想象成水乡客栈。我把这个装了托架的江南水乡瓷碟,放进书柜里时,书房立刻有了一丝江南的气息。女儿看了后很惊讶,没想到一个小碟子,经过这么一包装,便成了一件心仪的工艺品。问及这个江南水乡碟子的来历,女儿说,那是她们在海南买的。海南水果丰富,当时,是为了切水果装盘,便在商店买了这个碟子。返回后,便把这个碟子,放在橱柜里,用来装菜,没想到它现在摇身一变,成了一件漂亮的工艺品。

◇诗词坊

二月

□高鹏

二月的春风
剪开了棉衣的扣子
岭上的山花
纵情盛开
飙升的气温
向着夏天奔去

沙尘暴后
天空下土了
候鸟的翅膀
没有划过眼眸
泛绿的小草
在风沙中
努力的
亲吻阳光



便觉眼前生意满,东风吹水绿参差。

方华 摄

沉默的土地

□王春雷

在我脚下沉默着的这块土地
春华秋实,生生不息
我的梦想在这里插上翅膀
偶尔疲惫的时候
我像农夫一样在你的怀里栖息

在我脚下沉默着的这块土地
年年的泥土清香
唤醒我生命的纷繁希冀
还有谁比你更钟情
在旭日初升的地平线
我赤子一样地听到你的呼吸

在我脚下沉默着的这块土地
繁华落尽,时光无语
一条静静的河流
披着穿越今古的月光
在我的泪光中悄悄远去

在我脚下沉默着的,这块多情的土地
千年的时光中
你守候着田园牧歌的所有美丽
我的童年枕着你河流一样的夜曲
我的青春,我的爱情
在你的安宁中琴音袅袅,风光旖旎

在我脚下沉默着的这块土地
我的先祖,带着他们的故事
早已和你融化在一起
你的厚重无与伦比,荣枯之后
我的生命不尽欣喜
我的灵魂向你皈依

◇美文

交城古木赋

□李红 吕继峰

古木盖木本之丛灌,以树为魁首。须分针阔叶为其类。有四至清明,拥木成林之习性。故而生息自繁,千年不朽,皆为古木。盘古辟地,古木尤生。溯其远,先祖栖木而择宁,江河唯吾不成流;欣其美,乌金石化其身,钻木取火薪相传。嗟乎,神灵古木,轮刻自然之盛衰,见证大千之物界。宗祠古刹言作序,茅庐农舍斯作记。吾木冠荫四海,根蔓八方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生生不息,伟岸山巍,可谓之苍天不老兮地阔无边,唯吾独秀兮万古长青。

止:吾邑却波,与苍天厚土共生,其木,扎根故里,拥关山,布村寨,绿荒野。引鹤雀盘桓佑民于荫下,是为吾邑之大观也。

古今,巍巍古木,滋生宝地,得乾坤正气,秉日月明光,簇拥却波展虬枝,相聚文

◇随笔

院垂万条。若夫,东观永福日出,西仰锦屏落霞;北望王山宝塔,南闻书院雅歌。登云顶,揽庞泉,置景怀古,何叹吾邑胜状,更惋惜王维诗画。借曰:交山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。观其:奇松九龙玄中干头,略输唐槐云根;周柏钢鞭,汉槐狮头,稍逊明松凤凰。天下古柏,星罗棋布;卦岳之柏,独领风骚。其柏卷曲盘拗,形同龙虎;牛头柏,龙爪柏,惟妙惟肖;飞虹柏,绣球柏,栩栩如生。如雕镌始交城古木兮,古木,添人文之胜景,壮神州之云天。越白松之庙,过枯桑诗社。盛杨阁烟景,宝柳垂河塘。其婆娑之势,人文积淀,可称雄三晋兮。

国以人为本,人以树为生。今天下大治,海晏河清;国如大树,庇荫于民;民获

初春的绽放

□崔瑜萍

夏天时为避免强烈的阳光灼伤,每天上午就把花放在门口屋檐下,午后再挪到苹果树的树荫下。等我正式有自己的房子搬到现在住处后,便换成了小瓷盆。马蹄莲一直长势旺盛,总觉得花盆太小,根茎舒展不开,每年清明前后,都会给它换一次土,深施一次肥。夏天逢连续阴雨天,得费力地搬到院子里淋雨。

马蹄莲的花季在春节前后,每每岁

寒,白色的花婷婷于绿叶间,二三朵不等,花期有个把月长,甚是赏心悦目。万物兼有灵,马蹄莲也如此。去年儿子高考季,马蹄莲竟在炎炎夏日儿子高考那几天绽放。这是仅有的一次夏天开花,仿佛宣示儿子青春年华的又一次新启程。

今天是儿子的开学日,下午四点四十分飞往春城昆明。出发前,我帮儿子打理衣服,打量着站在我面前瘦高的儿子,身段已高出我一头,现在都得踮起脚才能把围巾搭在儿子脖子上。初春的阳光直射过窗户,照着那青春明媚的脸庞,背后是那株绽放吐蕊的马蹄莲,忽明忽暗掩映在那儿修长的影子里,两朵雪白的花在绿叶间怒放,金黄色的花蕊挺拔动人。阳光透过窗棂照满了整个阳台,将这温馨的时刻定格在午后的一片融融春光里。

◇小说轩·信陵君④

赴赵

□李牧

人生在世,总免不了会遇到阻碍、艰难和困境,对有准备和有能力的人来说,这就是个向世间展示自己的机会。就像流星一样,无论在浩瀚的星空中旅行多久,总会遇到命定的星球,双星相撞,势必会绽放出无比璀璨的光芒。

信陵君如今也遇到这样的机会,得以向世人展现自我,并留名青史,在之后的两千余年中,被无数的英雄豪杰赞叹颂扬。虽然这样的机会,对于赵国和平原君来讲,感受到的是痛苦和不安。

起因是秦赵对上党地区的争夺。上党本是韩国的地盘,横贯在秦国东出之路。秦王派军伐韩,韩军不敌,韩王承认上党为秦所有。不料,上党郡守冯亭十分厌恶秦国,宁可奉上党全郡十七城投奔赵国,也不愿意遵循韩王之命降秦。赵王得到消息,喜出望外,不出一兵一卒,唾手可得十七座城,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,接着就是了。然而,他没有想到的是,为了这“馅饼”,人家秦国可是费了老半天劲的,你赵国凭啥就这么轻轻松松地收去了去!按说正常情况下,没人愿意干这事。然而,赵王居然同意了,他派平原君前往上党,封赏冯亭,堂而皇之地接收了上党。

秦王出兵出力,好不容易才打服韩王,本以为上党已是囊中之物,不料,赵王在旁,居然轻轻松松地伸手摘了桃子,这种羞辱,便是常人也难以忍受,何况秦昭襄王乃天下雄霸之主。毫无疑问,秦王雷霆震怒,当下就增兵前线,誓夺上党。

而赵国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,开疆拓土,国富兵强,的确有实力与秦国对阵。因为有此底气,所以赵王毫不犹豫,任廉颇为统帅,领兵前往上党迎击。双方在长平相遇,相持数月,难分胜负。

赵王原想,为了区区一个上党,秦王是不会死磕到底的,只要双方相持一段时间,一定会和谈,到时候在谈判桌上,分割上党,这事就算完了。没有料到,秦王这次铁了心,非但不肯和谈,而且举全国之力,秘密任命白起为统帅,前往长平与赵军展开决战。既不肯谈,那就打吧。赵王嫌廉颇不够进取,使用赵括替换廉颇,又调集二十万大军前往长平,与长平驻军会合,共计四十万大军,向秦军发起总攻。结果,中了白起之计,四十万大军全军覆灭。第二年,秦王派兵继续攻打赵国,兵围邯郸,赵国岌岌可危。

在赵国平原君的斡旋下,魏、楚派出援军,救援邯郸。秦王得到消息,派使者知会楚王、魏王,说邯郸城旦夕可下,谁前去救赵,我灭赵后,立刻就移兵相攻。楚王魏王听了,觉得邯郸城被打到这份上,即便去救,十有八九也是无济于事,便给前线统领大军的春中君和晋鄙下令,暂时先观望情况,再做定夺。于是,楚军和魏军已经到了邯郸城附近,却都安寨扎营,按兵不动。

邯郸城里的赵国军民,盼星星盼月亮般等来了楚魏援军,却是这么个结果,眼见士气渐渐沉下去,快要撑不住了。平原君更是急得快要吐血了,他派使者去见楚魏两军的统帅春中君和晋鄙。春中君借口机会不成熟,再三推诿;晋鄙冷冷地回复,他是

半个多月前,我到早市上买菜,看见一个中年妇女,从三轮车上,往地上搬一些瓷器。瞄一眼地上的东西,有碗有盏有盘有碟,有单独的有成套的。在众多的瓷器中,我一眼便看到了一组戏曲脸谱的组合瓷器。白瓷底上,绘着的戏曲脸谱,颜色只有红黑两种,很有气势。确定是我喜欢的那种时,立刻下手挑了几件。买回家后,我把入户花园的壁灯打开,那个壁灯是仿古的,牛皮灯罩,顶端有仿汉木房檐盖覆盖,开灯后,透过牛皮灯罩,透出晕黄的光线,宛若汉室之光。然后,我把买回的几件戏曲脸谱瓷盘,用手托住,靠住壁灯右侧的墙壁,眯起眼,看与壁灯搭在一起的效果。果然,昏暗的灯光中,那些脸谱瓷盘,像再次打了戏粉的底子,圆润光洁。红黑描绘出的脸谱也越灵动起来。如果多组合几个,挂在一面墙上,在灯光的映照下,大有汉室之文采。但,问题来了,那面墙是仿古瓷砖所砌,钉子固定不住,如果用电钻,恐怕把瓷砖打烂。于是,将戏曲脸谱瓷盘,悬挂在墙上的想法,只得止于美好的想象,不能付诸实施。

无奈,我让女儿在网上,买了大大小小的木制瓷盘托架。快递回来后,我把那些脸谱瓷器盘,分别摆放在托架上。都上架后,远远一看,也挺养眼的。之后,不管女儿愿不愿意,我取两个瓷盘,放在了她的书房里。另外几个就摆在我的书房的角柜中。这么一摆,女儿和我的书房,文气大增。推开窗户时,好像远处正传来一声声吼着的秦腔。

说实在的,这些年一路走来,我淘到的瓷品,总共也没花去几个银子。只是有缘遇到了一些我喜欢的器物。这些,不能用钱来衡量,一比划,就没了气象,就俗了。养着它们,是我的福分,缘分,今生让我遇见,也有那碎了的,也是一段割舍不断的情缘,算是曾经的遇见。这世界,从来就没有圆满。比如,那些还未遇见的瓷器,或许,来生还有缘得几件。

魏国的将军,只听魏王的命令。

平原君左思右想,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,那就是求助于信陵君。想到这里,平原君立刻坐下来,亲笔给信陵君写信。事态紧急,他也顾不上修饰词语,实话实说,信中他责备信陵君,大意是:邯郸城马上就要陷落,我已山穷水尽。没有救援,赵国很快就会被秦军给灭了。现在,撇开你我之间的交情不说,我还是你姐夫!你就是不在乎我,难道你也不在乎你姐姐吗?你忍心看着她跟我一起落入秦军手中?晋部的大军近在咫尺,只要他出兵袭击秦军,我从城内响应,内外夹攻,秦军必败。然而,他却按兵不动,眼睁睁看着我们落败。你名满天下,却坐视这样的事情发生,实在今天下英雄齿冷!

信陵君收到平原君的亲笔信,看完之后,更是着急上火。实际上,为了催促晋部尽快出兵,他已经多次面见魏王,魏王一直顾左右而言他,最后嫌他烦,干脆避而不见。信陵君无奈,又请托各路贵人贤人出面,去说服魏王。但是,魏王是真怕秦王来攻,又觉得即便去救,也是救不了的,所以始终不肯松口。

信陵君束手无策,也是愁得寝食不安,现在接到平原君的信,更是坐不住。他左思右想,实在没法子了,长叹道:“算了,我说不动魏王,干脆,我去赵国与他们一起赴了算了。”

当下,信陵君变卖家财,购置兵车武器,加上自己原本有的,一共集合了一百多辆战车,准备去救赵国。消息一传出来,门客们踊跃参加队伍,愿意跟随他前往邯郸,凑了凑也有一千多人,大家就组了个队伍,略微准备了准备,就此出发了。

再说侯嬴,虽已是信陵君的高等门客,但他不肯住在信陵君府上,依旧回东门陋室安住。一般没有事情,也不去见信陵君,倒是信陵君常常来探望他。这阵日子,信陵君忙于救赵事宜,也顾不上前来探视。侯嬴与往常也没有什么区别,照旧每日晒晒太阳,偶尔与来安啜酒、聊聊天。

这一天,侯嬴靠在墙根处,正与人闲聊,抬眼望见一支队伍往东门走来,他定睛看去,这支队伍打的是信陵君的旗号,人都是熟面孔,个个脸上是悲壮之色。侯嬴略一沉吟,肃立起身子,默默看着队伍从身边走过。

过不多时,信陵君的车子来到身前,侯嬴紧走两步,上前行礼,道:“公子这是准备去干什么?”信陵君跳下车,示意身后的队伍继续前行,他拉着侯嬴的手,来到路旁,将前因后果细细说了一遍,最后道:“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了,只好出此下策,前往邯郸,与平原君共存亡,也算对得起他了。”

侯嬴听了,面色平静,道:“哦,原来如此!我知道了。我老朽了,不能跟随公子上阵杀敌,只好预祝公子旗开得胜。”

信陵君听了很不是滋味,但也不好说什么,只能辞别侯嬴,穿东门而去。他边走边琢磨,心想:我自认为对侯嬴非常尊重,礼节周全。如今,我明明要去赴死,他怎么会有一句有用的话不对我说!看那表情,甚至还有点冷淡,莫非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,得罪了他?不行,我得回去问清楚。(待续)